

乍暖还寒

石英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乍暖还寒

石英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芮杉

乍 暖 还 寒

石 英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07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10385·118 定价2.65元

内 容 提 要

北方滨海的某大城市的郊野机器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日见转暖的政治气候里，“左”的势力和影响如同阵阵寒流一样，还不时逞威。小说主要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展开的斗争，描写了较广阔的人生世相，刻画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里有：置个人荣辱于不顾、与“左”的错误坚持韧性斗争而在爱情上坦诚无私的中年知识分子韩基，虽稚嫩天真但耽于技术革新的青年技术员余雄飞，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工会干部苏真，灵魂龌龊、弄权有术而又外呈大家风度的汪铅华……作品通过这些不同性格灵魂的撞击，给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深情的赞颂，给假恶丑以无情的鞭笞。

引 子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

寒暑表也时常“抽风”，早晨电台气象预报刚说：白天最高温度十三度，夜间最低温度八度，人们以为从此就暖和下去了，谁知到了夜晚，电台又预报说：明天气温将下降八至十二度，渤海海岸将有七级偏北风。乖乖，这就意味着，夜间气温肯定又要缩到零度。男工们早晨上班，又要在经过家属巧手改造了的、俏爽合体的蓝灰色工作服外面，披上沾着机油的黑色再生布大衣；更年轻点的往往时兴军绿色棉大衣；而最不情愿、甚至带点怨尤情绪的是那些爱俏的青年女工们，刚刚脱去外罩，换上双股线织的花色翻新的紧身裹臀外毛衣，这一来又不得不套上时兴了多少年的半截青呢外套；只有极个别大胆的姑娘，才从北京或上海悄悄买来街面上少见的“登山服”（这时还多是蓝色或绿色的，那扎眼的火红色的还没有出现），穿起来，蹬上飞鸽牌或是凤凰牌的26轻便坤车，顶着郊外的偏北风，在通向工厂的柏油路上驰行。由于早春寒风的捉弄，这些穿登山服的姑娘脊背上往往鼓起一个大包，在她们身后骑车较稳、上点年纪的师傅们看了这番情景，很容易联想起当年经济困难时期公共汽车顶上驮的那个鼓膨膨的大煤气袋……

郊野机器厂的厂区里，也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乱穿衣”的情势。南北主干大路两边，性急的新柳枝桠上隐约地显出嫩绿的新意，特别是在气温上升的天气里，使人看上去有一种不安静的蠕

动。而在厂区后边，隐蔽在一角的废品库后身，还有去冬和上个月落下的残雪，不，更确切地说法是冰疙瘩。原因是这个库里有几个“三不管”职工，把涮饭盆的脏水或是洗工作服的浑水推开窗子就随手泼在外面，个别“浑小子”反正觉得这阴山背后没人瞅见，想解小手就绕到房后方便。这样，用不了很久，雪就结成了冰。

不过，也怪，到底是节气的关系，地气烘化了这些似冰亦雪的堆积物，尽管是悄悄的，也很慢，却有那么几道细细的水流淌了下来，循着低洼的地面，润在厂院自生的“看桃”树根底下。当然，水里混合着泥尘和其它杂质，但在这空旷的厂院里，空气毕竟是流通的，还闻不到明显的污浊气味。

这天下午，有一位干部模样的妇女，沿着中心干路向北走去。她，从后影看身材约在一米六五左右，线条协调，步履有致；上身穿一件深灰色卡腰工作服，洗得很干净，没有半点油污；下身是黑色的确良裤子，隐约可见裤线，脚下的皮鞋从后面看不清是什么式样，但可以肯定是牛皮跟的；有一头蓬松的短发，不算浓密，却泛着黑色的亮光。

她走着，时不时下意识地举头瞅着路边新柳妩媚的摆动，步子稍稍迟滞了一点儿，又和迎面走来的职工自然地点头打着招呼。当她走到金工车间门口，不由地站下来，注意到从废品库房后淌过来的融雪的细流，她显然若有所思，但从后影仍难以察见她面部神情的变化。

这时，从金工车间里走出三五个搭伴到托儿所喂奶的“孩儿妈”女工，一个个把手抄在工作服裤兜里，嘻嘻哈哈的，你推我搡的，显得那么无忧无虑。她们对于迎面这位知识分子风度的女干部似乎反应漠然，自管奔托儿所而去，去哺育各自揪心搔肝的孩宝宝……。

然而，在大路右边，正侧窗口里却有几双专注的眼睛，她们

和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位女干部的行迹，仿佛她的一切动向，她的喜怒哀乐，同她们和他们都有某种关系。看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干部或女技术人员，不是一个一般的角色。她往北走有何公干？是去车间里了解月生产计划的完成进度，还是天候和人事的变化引起她内心的某种不安，需要作一番有心计的酌量或无目的的排遣？

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能够使众多的人感受到她与自己关系并非无足轻重，那就多少说明此人不那么简单。

这位女干部才要进金工车间，又却步退出，她似乎蓦地意识到了身后，一回头，目光触到工会和保健站的玻璃窗上，好像觉察到那里面有人在注意她，因而移步向西，转往热处理车间走去。工会和保健站，在任何一个大厂里都不能算是最重要的核心部位，但在这位显然并非寻常的女干部心目中，看来都是不可忽视的。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慢慢细说。

在“热处理”门口，她碰上了一位身躯粗短但不失精干的中年男子。这男子最显眼的特征是头很圆，脖颈特短，但这更增加了一种精壮感。

“老曹！”女干部先向他打了招呼。

“汪书记！您？……”他有讶于她怎么走到这个角落，但随即敛口，立时凑近了，低声向她诉说着似乎带有机密性的问题，神态警戒而又恭谨，看来有着顺便汇报工作的性质。

“老曹”对女干部的称呼使我们终于了解到她的职务和身份。她时而眯眼凝思，时而慢慢点头。看来这位“老曹”所汇报的情况她还是相当重视的。不，就连整个老曹这个人，在她的心目中，至少跟工会和保健站一样，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暂时还不清楚，在这“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在这个数平方公里的厂院以至与它相联系的社会领域中，寒气和暖流将会发生怎样或明或暗的冲突与对抗？

一、工会有“几块料儿”

郊野机器厂有一幢算不上漂亮但也决不寒伧的办公楼。它坐落在厂门一侧，距离车间较远，厂领导人办公室、政工、财会、技术等部门都集中在这里。而穿过厂的主干大路，一径往北，伸探到路东一侧，还有那么三排半旧的红砖平房，乍看起来有点孤零，其实离主体车间最近，不少工人们时不时地就爱往这边来，仿佛跟这三排不起眼的平房有一种难解的缘分。

稍稍解剖一下，也就并不觉得奇怪了。原来这三排房子中，最靠里面的一排是托儿所，当妈妈的女工们有规定的喂奶时间，一天里少不得要来几趟，顺便拉个家不长里不短的。中间的一排是保健站，谁敢保不犯个头痛脑热的，一天里来这儿“找麻烦”的也不在极少数；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有着特别的兴趣：找大夫磨蹭个假条啦，捣弄点紧俏的药品啦，等等。最外面、靠大路边的这一排是工会办公室和广播站；厂图书室也占了顶头的一小间。这些，当然也都是吸引各种各样人的部位。

厂工会，上至主任老富，下到广播员，一共有八个人。八大员，在三千人大厂里说起来并不算多，但从精简机构的角度上说也不算少。整天价哪个也没闲着，总看见他们出出进进，跑跑颠颠；有时还吵吵嚷嚷的，只是隔着窗户听不大清具体内容。唯有中排保健站的小大夫兼司药员王裙耳朵尖，每当工会那边传出高声，她一无例外地打开一扇窗户，尖尖的手指拈着取药的小木勺儿，谛听个够，然后一甩长发扭过头来，冲向小窗户眼外面的取

药人递上一句：“就冲着工会这几块料儿，咱这厂也好不了！”

“几块料儿”，是此地的一个常用土词儿。实际上就是“几个人”，不过多少带点轻蔑的意味。

暂时还不清楚工会这“几块料儿”知道不知道那位女邻居赠送给他们的这个雅号。也许有所耳闻，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也许压根儿不晓，因为凡事都有个时间性。不过从表面上看，工会这“几块料儿”总是那么一个劲儿，特别是那个苏真大姐，真有点雷打不动的气派。

昨夜一场小雨，早晨清风还把窗外小柳树上的水珠抖了苏真一肩。苏真在这八块料当中，每天大都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几年前她在车间里当车工，也许是上早班上惯了，调到工会里上正常班，还是按原来的钟点起来，几乎跟上早班拉后的主儿的后脚进厂。也难怪传达室邋遢嫂咂着嘴儿逗她：“啧啧，我的苏姐，你可真够大方呀！你知不知道，一天里要白送给厂里个把个钟点儿！”

苏真听这类话也习惯了，有时随便笑着搭上一句半句：

“咳，谁叫我生就这个穷忙的命嘛！”有时就干脆简化成挤挤眼睛，对付过去了。

她风也似地奔向工会，开开门，又打开所有的窗户，抄起扫把就清扫办公室。然后又在脸盆里浸湿了抹布，每张办公桌上都是一阵好抹，擦掉了桌面上的油灰。她知道，准是吕志华他那些师兄弟们，脏里巴唧的铆工匠，昨晚上夜班时间在这儿闹腾过。这哪里像是办公室呀，比前面办公楼比不得，比北京部里那些窗明几净的办公屋就更显得埋汰了。可这有什么，这是厂工会，就这么个条件，在哪山唱哪山的歌嘛！

苏真还有个人们不大注意的习惯，每天都是她来撕过去一天的日历；如果她偶而歇班没来或是外出公差，日历就要积存下来，好像时间的脚步就没有向前挪动似的。现在，她又“嗤”地撕下

一页，轻轻揉成团儿，扔在废纸篓里，展现出新的一天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切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然后她提起大铁壶，就到锅炉房去打水。一出门，正碰见下放文艺干部韩基赶来上班，时间也不到八点。这是今天第二个先到的人。

“来，我去！”韩基说着，就去夺那大铁壶。

“不用！”苏真一扭身躲过了。“你快去打开广播器，也许小宋今天来得晚，别误了广播新闻！”

韩基没有与她争执，他走进里屋广播室，打开了扩大机，时间还差五分钟，新闻广播就要开始。这时刻，外面探进一个女人的脑袋，扎一条蓬松的粗短发辫，面色黄白，乌眉小眼，嘴巴收缩着，像烧麦的捏口。她一见只有韩基在屋里，便失望地摇了摇头：“咦！没人儿！”

明明有一个大活人在，她偏偏说是没人！韩基本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但听来却不觉得难堪；他已经习惯了，人们只把他当半个工会干部，甚至是一个客人。不错，他是一个很有点墨水的“秀才”，但却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韩基倒是认得这个女人，她叫闵媛。两年前他在钳工组当工人时还跟她一起干过活，有两桩事的印象还非常深刻：一桩是组长要他当过一段记录员，兼管每月到会计科领全组人的工资，他“文革”前虽然写过诗歌和小说，数钱却不大在行，把钱领回组来点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分到各个人名下。这时闵媛进来了，随便摸了摸桌上一堆堆的票子，一伸舌头说了声：“哟，这么多钱，可苦了韩师傅您了！”说完，便闪身出去了。韩基分钱正得手忙脚乱，哪里顾得上注意她有什么动作。好歹分到最后一名，糟糕，少了五块钱！在会计科领钱时，科长保证是没错的，怎么一霎儿就短缺了？只好认个倒霉自个儿垫上。事后那个叫闵媛的还腆着脸儿逗他：“韩师傅，您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垫上十块

八块的还是比我这二级工多呀！”还有一桩事是：有一次组长分配他帮着闵媛在大轴上钻孔，结果闵媛走神了，看错了图纸，把孔距打错了。组长过来一检查，脸色变了。闵媛还真能随机应变，淡着脸儿问韩基：“韩师傅，我刚才叫您计算孔距，您算得对吗？”韩基一听，愣了，她何曾叫他算过孔距，正要还口，闵媛又补了几句：“韩师傅，您可是大学毕业，学问大；我这小初中生，可得听您的呀！”韩基只得叫苦，怎么驳辩呢？还能说自己虽是大学毕业，却是学文的，对机械学不在行吗？不能，只好在班组会带头作了检查，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了。

一晃又是两年，这两年间他调来工会工作，没再同她发生接触。但有耳闻，这位闵媛在此期间不断地“出事儿”，光是车间里到派出所就领过三回，这次不知因为什么新的麻烦事又来找工作。她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韩基心里觉得，她不找自己更好，他有自知之明：要说写广播稿可以，写个大标语鼓动鼓动生产干劲也还算是一把手；处理她那些糟烂事儿可没多大本事了。她的那些事儿在工会里只有苏真还能对付一下。果然，苏真打水回来就跟闵媛发生了遭遇战。韩基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老是改不了？吃饱了撑的还是咋的？二十三四岁，也老大不小了，也不是没到找对象的年龄，找个合心合意的主儿，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有多好！尽跟人家有家有业的老爷们啰嗦个啥？难道为了到‘狗不理’吃顿包子，或者能穿上一双上海产的皮鞋就把自己给卖了，这也太不值钱了嘛！”

“苏师傅……”闵媛分明是要抢着为自己辩解。

“你听我说完！”苏真的语气很严厉。“我先不说青年人要为四化多做贡献，就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还要不要个面子，人人脸树有皮嘛！一次一次地像野狗那样露丑就不觉得羞惭？有了孩

子连爸爸是谁都分不清，就那么美？我算真服了你了！”

“苏师傅！”闵媛这回终于插上了嘴：“我今后决计痛改前非，这回您就高抬贵手给开个证明吧！”

“证明？什么证明？”韩基在广播室里屋愣了一下，他蓦地明白了：这个闵媛，不到十万火急的关头她也不会跑到这里认错的。他禁不住暗自摇头：咳！一上班就碰上这桩堵心的事儿！幸亏自己没有接洽这场分解不清的官司，也庆幸闵媛没有把他当成工会里正式的“人”。

还是苏真的连珠炮声：“今后！今后！你老是这个没完没了的今后！今儿个是……嗯，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不到半年前——七七年国庆节前两天，你妈带你来到这儿，也是这一出儿：开证明！开证明，去医院！你那天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受骗了呀，我上当了呀。这你就忘啦！”

听脚步声外面又有人进来了，是工会主任富德彰的话音：

“苏真，你不会火气小点儿，压住点嗓门儿，怎么说也是女同志嘛！……”

“什么？”苏真的嗓门压了压，火力却还是挺冲：“对她这号脸皮太厚的人，我没有受听的话，就得拿锥子狠扎一扎，扎出血来，也许还能知道点疼！”

富主任走进里屋广播室，他习惯于倒背着手，精瘦的脸，颧骨很高，胡子拉茬，好多天没有修剪，更显得脸沉沉地……。他默默地听着新闻广播中报道外地一个单位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介绍，禁不住对韩基发感慨说：“苏真这人心眼好是好，可有时说话太冲，对方怎么说也是个女同志，脸皮薄，万一挂不住，回家一琢磨，寻个短见，咱们工会吃不了得兜着走！”

“这倒不一定。”韩基对苏真是最信服的，他不能不替她作必要的辩解：“我听苏真说过：这做思想工作就跟吃中药差不多，该用小剂量你下药太猛，要把病人顶坏了；可该用大剂量，你用

药太轻，也不起作用。对于闵媛，苏真可能是觉得该下大剂量，才能有点效力。苏真她父亲是干抓药工作的，我想她心里是有数的。”

老富的看法没有得到韩基的附和，便不再说什么，又走到外面。韩基也跟了出去。这时苏真正在听着闵媛向她作出铁的保证。她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却先征求老富的意见说：“主任，批评是批评，撸是撸，我看这信还是得给她开。”

“咋？！”老富显然出乎意外，反问她：“刚才你的态度那么坚决，怎么一会儿就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并不矛盾嘛！”苏真瞅了旁边闵媛一眼，坦坦荡荡地说：“话该说的必须点到，不点到就是不负责；可解决起问题来就不能太绝了。你不给她开信，人家医院不给她做，再拖下去对个人对国家都没有好处。闵媛刚才咬紧后槽牙，对我做了保证，我就不相信她能总是放着人道不走走鬼道！”

“富主任……”闵媛低着头，双手交替地捏着胖胖的手指头，手背上的肉窝儿一起一伏，哀声哀气地求告说：“我……今后一定要改好，正儿八经找个对象过日子，再也不胡闹了。您就给我行这一回方便吧！”

富主任一皱浓眉，侧身把手一甩：“苏真，你就看着办吧！”他显然已经给了苏真方便行事的权力。

苏真也不再啰嗦，她铺开信纸，掏出新式的高级金笔，刷刷地写起证明信来：

妇产科医院：

兹证明我厂女职工闵媛去贵院做……

写到这儿，她的手不由地顿了一下，闵媛的肉泡眼也随着猛烈眨巴了一下，她最担心开信人忽而又改变了主意。

这时，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大高个，圆脸盘，脑门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粉刺，一见闵媛在这儿，苏真又在开信，仿佛便猜到是什么事情，马上把手向下一按：“苏真，慢着，这样的信应该由我林鹤翔起草！”他凑过来溜了一眼，又说：“应该加一两笔注脚，这才有意思呢。”

“大林，你严肃点好不好？”苏真说着，便继续写了下去。信写得很简单，但也很明白，然后盖上工会公章。闵媛接过了信，冲着屋里的几位胡乱点了点头，就夺门出去了。

这里苏真又心平气和地对林鹤翔说：“大林，你刚才怎么能那么说，玩笑开的也不是地方。就算人家犯了错误，你狠剋她可以，却不能拿她当取笑的材料。”

“我？……”林鹤翔狡狴地一笑，耸了耸肩儿。

富主任搔了搔后脑勺，也有点不以为然。他这时心里也在想：大林是有点轻薄，可你苏真刚才剋闵媛的时候不也是带着挖苦吗？

“动机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苏真好像看出对方在想什么，磊磊落落地又说了一句。

“苏师傅，我承认我的书底薄，文字水平差。”林鹤翔的语气一收一放，“那……老韩是大学文科毕业，作家懂修辞学，语法逻辑也严密，您刚才为什么不请他执笔，还要自己动手？”

“你高中生，还书底薄？你要是书底薄，那我这初中生就不用活了。至于他……”苏真看了韩基一眼，正话反说：“不是我瞧不起他，他办这类事儿不利落！”

“是吗？”林鹤翔又问韩基。

“我是不行。”韩基实打实地说：“苏师傅一上班就碰上这桩堵心的事儿。”

“堵心？好嘛！”林鹤翔一撇嘴，讪笑着说：“这些就是工会的正常工作内容，懂吗？老韩同志，您来厂也八九年了，还那

么清高？你既然来到工会，就得明白：这可不是作家艺术家的书斋，更不是文艺沙龙……”

韩基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看来他既没有默认也不想解释。面对着林鹤翔这副讪笑着的面孔，他想起两年前在金工车间干活时，当时担任车间支部副书记的大林同志时不时地训斥他的情景。他这个被打入另册的共产党员与专政对象享受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果不是好心的初书记，他还不可能在一九七五年秋天被“提”到工会里来。但不知是出于偶合还是命运有意捉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林鹤翔也调到工会里来，当时听说是作为副主任安排的，所幸时过两年，这位全厂有名的“嘴把式”还没有正式“高就”，不然，对于韩基来说，每天不知还要无辜地损伤多少个脑细胞……

由于林鹤翔对韩基这一“铲”，刚刚解决完闵媛那桩糟烂事儿之后出现的轻松气氛又改变了。富德彰作为部门领导，通常是长于和稀泥的，此番却也不知为啥，不言不语地料理起抽屉里的文件，好像不想掺合这场无关大局的“口角之争”。

红脸大姐苏真却不想沉默，她又发话了。她的特长之一，是在半嬉笑中就把对方给“噎”住了：“我说大林哪，如今粉碎‘四人帮’都快两年了，你怎么还要对人家这位‘文艺黑线人物，’实行全面专政？我听刚才你那口气，好像是在人家伤口里捏咸盐豆呀！”

“不敢！不敢！苏师傅，苏姐！”林鹤翔两手推挡着，就像是防着对方突然扑上来。“就算是捏咸盐吧，也是为了杀菌呀！”

“那……是为了给人家进行再教育啰！”苏真斜愣着杏核眼又追了一句。

“不敢！不敢！”林鹤翔强笑着退了两步。“受教育是长时期的，特别是对老韩这样还没落实问题的同志。”

“我相信问题早晚得落实！”苏真亮开嗓门说。“至于受教

育嘛，谁都适用！在座的，我、富主任、下放作家，还有你——！”她拖长腔调，那笑中又含冷峭的目光直逼向林鹤翔。

正如再厉害的猫也怕山狸子一样，一物制一物，大林内心里历来就怵这个红扑扑的苹果脸苏真，他这回真地堆下笑脸来：

“苏姐，你可别当真。我是跟老韩开玩笑的。我俩在车间里是多年的老战友了；来到工会这两年来，工作配合得也挺默契，有个言深语浅彼此都能包涵着。老韩，你说兄弟我说得是不？”

韩基也够“喂”的，他还是一声不吭，既不默认也不驳辩。

苏真正要开口，保健站药房挂浅蓝色窗帘的两扇窗子轻轻推开了，探出一个长发尾梢带勾的女人脑袋，尖生生的脸儿，透着一点幽白；与此同时，另一个男人的黝黑的面孔也在玻璃窗前闪晃了一下，又隐到旁边的角落里。那女的，当然是保健站的小大夫兼司药王裙；那男的，是保健站负责人赵保云。

王裙对待别人的矛盾和裂痕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对她来说，这好像是一种精神激素，能够促使特殊细胞再生。

“保云，你听！工会那几块料又吵架了！”

“你别听见风就是雨了。”那个负责人此刻并没有心思去注意任何外界的动静。

“真的！我听出来了，是苏真、大林，还有那个下放文艺干部韩基，真逗眼儿！”她接着娇嗔地“哟”了一声，好像被触着什么敏感的部位。

“你少管闲事！”负责人呼吸急促地说。“你别看那八块料不起眼，里面也藏龙卧虎……”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道行！”王裙抽吸着鼻头说：“整天价乱哄哄的！”随着话音一落，窗扇也倏地关上了。

对面窗扇这一关，才引起了这边苏真的注意，她啐了一口说：“臭杂拌子玩艺儿！生就的脏心眼子，看殡不怕殡大！”

林鹤翔又听出门道，揪着下巴上的小胡子茬又刺了一句：

“苏师傅，你不是常说，对于后进做思想工作也要做到心窝里去？怎么这回那么火辣辣地吐了荤字眼儿？”

苏真脸一红，鼻孔显得一撑一撑的，又还了一句：“这号人不是后进的问题。不信，让事实说话！”

“还能比烂桃闵媛更糟糕？”大林还是那么讪笑着，一副气人的腔调。

“对喽！”苏真理直气壮地，“闵媛再烂，烂自己；那号人搅腥了一锅清汤，危害性更大！”

富德彰一见争执又起，这回可坐不住了，走过来打圆场说：“算啦，搅拌几句就完了，有啥意思？今儿个还有好多工作要干呢。金生和吕志华出去学习也没回来，芮方的小不点儿病了也请了假；还有，小宋这孩子今天也来得这么晚？”

“哎！我来啦，富师傅！”一个细高个鸭蛋脸的年轻姑娘急匆匆地跨进门来。看来赶得慌忙，额头上汗水粘住一绺散发，手里还在交替地捋着白尼龙手套。小宋上下班是骑自行车的，按厂里的规矩：车子只能放在厂门口的存车棚里。

富主任一见广播员来了，干瘦的脸才显得略微舒展了些。马上分派任务说：“小宋一天都要盯着广播。昨儿唐书记急了，说要大干三个月，争取双过半；不然，全年的任务完成起来要玄乎！所以工会要大造舆论，加强宣传鼓动。老韩呆会儿拟几条大标语……哦，不，大林呆会儿拟几条大标语，由老韩写字，一张纸一个字儿。苏真下车间搜集好人好事，有广播稿立时拿上来，力争表扬不过夜。”

大伙都听着，没吱声。

老富接着又逐个征求：“大林，你看呢？”

“行！”林鹤翔显得很振奋。“我还有点预见：今早上一睁眼就想了几条，呆会儿再抠抠字眼儿准成！”

“苏真有啥补充？”老富又问。